



秋夜青灯有味长

◎ 诗词歌赋

秋夜渐长，正是一年中最宜读书的时节。窗外的梧桐在风里沙沙作响，案头的灯光晕开一圈暖黄。翻开古人的诗集，才发现他们早已将这样的夜晚写进了诗句里。

陆游大概是写过秋夜读书最多的诗人。这位活了86岁的老人，一辈子都在读书，到了晚年尤甚。乾道元年的秋天，他初任隆兴通判，在任所写下了《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》。诗中说自己“腐儒碌碌叹无奇，独喜遗编不我欺”——碌碌无为、没什么过人之处，唯独喜欢读古书，因为书不会骗他。白发无情地爬上头顶，可“青灯有味似儿时”，灯光下的书卷，还是和童年时一样亲切有味。高大的梧桐在风里策策作响，更鼓催人入睡，他却依旧舍不得放下书卷。秋夜太长，读到后来肚子也饿了，便喝上一杯山药粥，觉得比什么美味都强。

二十多年后，陆游罢官回到山阴老家，闲居乡间，秋夜读书的习惯一点没改。有一年秋分来得特

别早，叶子还没黄透就开始落了。古人在《诗经》里说，蟋蟀从田野渐渐入户，九月进到屋里，十月才会来到床下，可这一年的秋凉来得急，才八月间，蟋蟀已经叫到了床边。陆游见了，倒也不恼，反而写诗自嘲：“岂无一樽酒，亦有书在傍。饮酒读古书，慨然想黄唐。”手边有酒，案头有书，一边喝一边读，读着读着就想起了黄帝、唐尧时代的太平盛世。早年他曾被主和派扣上“燕饮颓放”的帽子罢官，索性自号“放翁”。他在诗里说：“耄矣狂未除，谁能药膏肓。”老了老了，疏狂的毛病依旧改不掉，谁有良药能治呢？其实他知道，这病根子在那一腔报国无门的愤懑里。

同样是秋夜读书，岑参的心境又不一样。广德元年的秋天，四十多岁的岑参在长安做祠部员外郎。这个官职不大不小，与他少年时“功名只向马上取”的豪情相去甚远。在一个秋夜读书的间隙，他给兵部李侍郎写了一首干谒诗：“年纪蹉跎四十强，自怜头白始为郎。雨滋苔藓侵阶绿，秋飒梧桐覆井黄。”台阶上的苔藓被雨水浸得

发绿，井边的梧桐叶在秋风里泛黄，景色虽美，却都是岁月流逝的痕迹。后两句他把自己比作“惊蝉”和“旅雁”——蝉要往高枝上飞，雁也不甘心落在队伍的后面。末了，他用了匡衡凿壁偷光的典故：“览卷试穿邻舍壁，明灯何惜借余光。”委婉地向李侍郎表达希望得到提携的愿望。秋夜的灯光下，一个中年文人的焦虑与不甘，藏都藏不住。

南宋的杨万里也写过秋夜读书。1169年的七月，他对着窗外月色和虫鸣，写下了这样的句子：“虫声窗外月，书册夜深灯。”虫鸣、月色、孤灯、书册，简简单单几个意象，就把秋夜读书的画面勾勒了出来。后四句是“半醉聊今古，千年几废兴”——半醉半醒之间，谈古论今，千年间的兴衰更替在眼前闪过。和陆游的沉郁、岑参的焦灼不同，杨万里的秋夜读书，有一种从容的况味。

宋末元初的隐士翁森，写过一组《四时读书乐》，其中写秋天的部分是：“昨夜前庭叶有声，篱豆花开蟋蟀鸣。不觉商意满林薄，萧然万籁涵虚清。近床赖有短檠在，对此

读书功更倍。读书之乐乐陶陶，起弄明月霜天高。”前庭落叶沙沙作响，篱边的豆花开了，蟋蟀在叫。不知不觉间秋意已弥漫林间，万籁俱寂中自有一片澄明。靠着床头的短灯架读书，人坐得舒展了，心思也沉静下来，读起书来自然更见效果。读书的乐趣是什么？是读完之后，起身走到庭中，对着霜天里的明月，心里那份陶然自得。

从陆游到翁森，从唐宋到元明，秋夜读书的诗句串联起一条长长的脉络。有人为了排遣失意，有人为了谋求前程，有人只是单纯享受读书的快乐。但不管出于什么缘由，那些夜晚的灯光是一样的暖黄，那些翻书的声音是一样的沙沙作响。书卷摊开在案头，窗外是渐浓的秋意，这样的夜晚，千年来似乎从未变过。

周密在《秋夜读书》里写道：“心能无一事，意可到千年。”心里没有杂念，思绪便能穿越千年，和古人对话。这话倒是说到人心里去了。读这些诗的时候，我们何尝不也是在和千年前的读书人对话呢？他们坐在灯下的身影，隔着漫长的岁月，依旧清晰可辨。 文/孤舟

话说《西江月》

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”

这是辛弃疾脍炙人口的词作，所用词牌名为《西江月》。“西江月”三字清雅悠扬，读来自带诗意韵味。不少读者想必和我一样心生疑惑：词牌为何独名“西江月”？江河万里，皓月同悬，东江、南江、北江之上，何曾无明月清辉？始创此调的古人，为何偏偏钟情于“西江月”这一意象？

我们不妨溯源逐本，探寻《西江月》词牌的由来与底蕴。《西江月》，又名《白蘋香》《江月令》，本为唐代教坊曲名，后衍为固定词牌。其调名公认取自唐代诗人李白《苏台览古》中的千古名句：“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吴王宫里人。”

这一词调成形于唐五代时期，最初是民间广为传唱的通俗曲乐。其曲调清越婉转、意境悠远，后被纳入宫廷教坊乐府体系。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，民间曲乐与文人创作深度融合，格律不断规范完善，最终脱离原有乐谱，成为独立成熟的古典文学词调。两宋时期，众多文人墨客尤为偏爱此调，苏轼、黄庭坚、张孝祥、辛弃疾等诗词名家，皆留下了大量经典的《西江月》词作。

从词牌别称，亦可佐证其与江水意象的深厚关联。别名《白蘋香》，取自五代词人欧阳炯词句“笛声何处响渔歌，两岸蘋香暗起”，词句绘江岸风光、写江上渔歌，已然锚定临江临水的核心意境。

厘清词牌渊源后，关键便在于弄清古人笔下的“西江”究竟所指何处？从现代地理定义来看，西江

是珠江三大源流之一；但唐宋诗词、古曲词牌中的“西江”，绝非今日珠江水系的西江。在唐代文人的普遍认知中，长江中下游河段，尤其九江至南京一段长江，被统称为西江。这一段长江呈西南至东北的流向，立足金陵（今南京）视角眺望，江水自西而来，故称西江，是六朝风雅、江南文脉的核心水域，为历代文人熟知。历代唐诗佳句，皆可印证这一说法。李白曾作“牛渚西江夜，青天无片云”，牛渚即今安徽马鞍山采石矶，正处这段长江流域。元稹诗云“西江流水到江州，闻道分成九道流”，江州即今江西九江，亦在西江流域范畴。温庭筠《西洲词》中“南楼登且望，西江广复平。艇子摇两桨，催过石头城”，石头城为南京古地名，精准对应西江的地理范围。

进一步溯源，《西江月》所依托的唐代教坊曲，其音律根基可追溯至南朝清商乐。南朝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核心区域，正坐落于这段西江沿岸的江南大地。盛唐教坊在定名此曲时，既承袭了南朝江南的文脉音律渊源，又借用李白诗句流传极广、意境绝佳的传播优势，最终定下《西江月》这一雅致名称。

由此便不难理解，为何无“东江月”“南江月”“北江月”的词牌之名。其余江河意象，皆不符汉魏至唐宋以来江南西江所承载的历史底蕴、文化积淀与文人审美。

古今同理，世人偏爱熟悉的风景，文人钟情有文脉、有故事的意象。高悬于江南西江之上的明月，承载着六朝兴衰、唐诗风雅、江南烟火，这便是《西江月》词牌流传千金的真正缘由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